

从“哪”到“不”：云南迪庆藏语否定标记的语法化

铃木 博之

青山学院大学地理语言学研究中心

From ‘where’ to ‘not’: Grammaticalised negation form in the local Khams Tibetan in Diqing, Yunnan

SUZUKI Hiroyuki

Research Centre of Geolinguistics,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Summa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newly emerged, third negative prefix /ka-/ in rGyalthang Tibetan (Yunnan) has been acquired through a grammaticalisation process from a lexical word ‘where’ to a negative prefix. It principally describes Choswateng Tibetan (rGyalthang subgroup of Khams Tibetan), which uses three negative prefixes /na-/ , /ma-/ , and /ka-/. The third prefix /ka-/ functions as either an emphasised negation in the egophoric evidential category or an inferential negation for the sensory evidential category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d it does not co-occur with a statemental evidential category, in particular, a copulative statemental verb stem /re?/.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expression with the third negative prefix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e of a rhetorical question, reflecting morphophonological,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A parallel expression is also frequently found in the local Chinese (Yunnanese). However, the degree of grammaticalisation is more in Khams Tibetan than Yunnanes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ogative words into verb prefixes is a typologically rare phenomenon of grammaticalisation, and its mechanism needs to be explored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Key words: negation, grammaticalisation, Tibetic, rhetorical question, language contact

关键词：否定、语法化、藏语支、反问、语言接触

1. 前言

本文将讨论在云南藏区藏语中常见的疑问词用为否定前缀这一现象¹。云南藏语属于康巴藏语²，至少有三个方言群：香格里拉、得荣德钦、乡城（Suzuki 2018）。其中，本文讨论的现象系统地出现在香格里拉方言群中的建塘组和云岭山脉东部组（下面简称“建塘藏语”）。本文以属于建塘组的吹亚顶话为例，描写该否定前缀的基本功能和用法并阐述其语法化过程。

云南藏区藏语母语者，不管在藏语还是汉语语境中，使用的是口语还是文字，与当地人交流时会使用以下表达 (1)：

- (1) “办法嘎玉”（摘自朋友³的微信朋友圈；2020年5月13日确认）
- 办法 嘎 - 玉。
 way NEG-EXV.E
 没办法。

例(1)包含汉语词和藏语词的汉字音写。因为当地藏语固有表达中很少用“办法”一词，所以作者直接使用汉语借词。“嘎玉”属藏语音写，“嘎”与藏语 /^hka:/ 对应，“玉”与当地康巴藏语 /^hju?/ 对应。藏语母语人讲的当地通用汉语（西南官话迪庆片；本文简称“迪庆汉语”）却有三种表达：

- (2) a. 办法 不 有。
 way NEG EXV
 没办法。
- b. 办法 没 有。
 way NEG EXV
 没办法。（乡下流行的说法）

¹ 本文的主要部分已由 Suzuki & Lozong Lhamo (2020, 2021) 用英文阐述；细节描写、讨论、论证方面，参见该文章。本文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金若手研究 (A) 「チベット文化圏東部の未記述言語の解明と地理言語学的研究」「阐明藏文化圏東部の未描述语言及其地理语言学研究」(17H04774) 阶段性结果之一。

² 本文末尾附录提供了云南藏语的分类及名称。对于整个藏语支 (Tibetic) 语言的分类及概况，分别参见 Tournadre (2014) 及 Tournadre & Suzuki (2021)。

³ 康巴藏语香格里拉方言群云岭山脉东部组土话母语人。

c. 办法 哪 有?
way where EXV

哪有办法? (反问式否定; 州内都流行的说法)

迪庆汉语母语人一般把例(2)中的“办法”一词放在句末。他们认为例(2a)和(2b)代表了地方差异, 城区使用例(2a)的频率较高。在城区, 藏语母语人口音中也有语序相反的说法, 即“不有办法”等。当地藏语母语人认为(2a)和(2b)表达稍微不同, 一般情况下(2b)的使用率较高。此外, 两种人群均认为例(2c)也是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

例(2c)的结构属于疑问句中的“反问句”, 说话人的意图在于否定。在迪庆汉语中, 例(2c)只是反问句, 而不是否定句。但云南藏语中, 例(1)则可以认为是否定句。下面以吹亚顶话为例, 对其细节进行描述和分析。

2. 否定词 /ka-/ 的形态学特征及其用法

本节以吹亚顶话⁴为例, 描写否定词 /ka-/ 的形态学特征, 并解释其用法。

2.1 形态学特征

根据笔者的分析, 吹亚顶话的否定词 /nə-/ (藏文形式⁵myi) 和 /mə-/ (藏文形式ma) 作为动词的前缀, 无独立声调且和动词词干一起构成一个声调单位⁶。调类为上升或升降, 由动词词干而决定。/ka-/ 也如此。此外, /ka-/ 还有以下特点:

1. /ka-/ 与原有的否定前缀 /nə-/ 及 /mə-/ 出现在同一个位置: 动词词干之前;
2. /ka-/ 与 /nə-/ 及 /mə-/ 不能一起出现;
3. /ka-/ 与其他前缀(疑问标记、方向前缀等)不能一起出现;
4. /ka-/ 有时会引起动词词干声母的变化(不送气清音的浊化)。

其中, 第四个特点参见例(3):

(3) a. 'ŋa ʔha ʔkwə.
1SG understand

我懂。

⁴吹亚顶话语音系统的描写如下: 辅音 /p^h, p, b, t^h, t, d, t^h, t, d, c^h, c, j, k^h, k, g, ʔ, ts^h, ts, dz, tʂ^h, tʂ, dʒ, tɕ^h, tɕ, dz, s^h, s, z, ʂ^h, ʂ, z, ɕ^h, ɕ, z, ʑ^h, ʑ, j, x^h, x, ɣ, h, fi, m, n̄, n, ŋ, ŋ, ŋ, l, l̄, r, ʃ, w, j/; 元音 /ɿ, ɿ, i, e, ε, a, a, ɔ, o, ʏ, u, u, u, e, ə/, 有长短、鼻化非鼻化之别; 声调为词声调, 调类有四个: 高平^ˊ, 上升^ˋ, 下降^ˋ, 升降^{ˋˊ}。详细的语音、语法特征参见鈴木(2014a, 2014b)。

⁵藏文形式依据 de Nebesky-Wojkowitz (1956: xv) 的方法转写。本文不区分古藏文和书面藏语之别。

⁶前提是声调分析为词声调。

b. ʼŋa ʼha ʼka-gwə.
1SG understand NEG-STEM

我绝不会懂。(直译：我哪知道。)

例(3a)中，动词 /ha ʼkwə/ “知道” 不带前缀时出现的声母是 /k/，但带了 /ka-/ 前缀时声母变成 /g/，如(3b)所示。此变化只能出现前缀和词干之间。

前缀 /ka-/ 能出现在大部分动词词干前面，但是以下三个动词词干除外：

- a. /reʔ/：判断动词泛言示证义词干（藏文形式 red）；
- b. /mĩ/：判断动词向自我示证义的否定词干（藏文形式 min）；
- c. /nɛʔ/：存在动词向自我示证义的否定词干（藏文形式 myed）。

其中，b 和 c 意味着 /ka-/ 与形态学上包含否定词的动词无法同时出现，也与上面提到的规则“/ka-/ 与 /nɛ-/ 及 /mɛ-/ 不能一起出现”有关。然而，a 是引起注目的特点。词干 /reʔ/ 本身包含着泛言示证义，因此，需要讨论 /ka-/ 和泛言示证是否有关联⁷。

2.2 用法

下面描写 /ka-/ 的用法。

除了建塘组土话之外，在较大范围内的方言点都会观察到 /ka-/ 的如下用法：

(4) ʼka-jəʔ.
NEG-EXV.E

不会有。(直译：哪里有)

例(4)是在云南藏语区中最常见的用法之一。一方面，如上面已指出，/ka-/ 和动词词干的组合在吹亚顶话等建塘组土话里几乎没有限制。

(5) a. ʼŋa ʼpʰaʔ ʂʰa ʼnɛ-ⁿʂʰa.
1SG pork NEG-eat

我不吃猪肉。

b. ʼŋa ʼpʰaʔ ʂʰa ʼⁿʂʰa ʼmɛ-tʰɛ.
1SG pork eat NEG-ACP

我没有吃猪肉。

⁷对于藏语支语言的示证范畴的定义，笔者基本上依据 Tournadre (2017)。

c. ʔŋa ʔpʰaʔ ʂʰa ʔka-nʰʂʰa.
1SG pork NEG-eat

我绝不吃猪肉。(直译：我哪吃猪肉)

(6) a. ʔkʰwə ʔpʰaʔ ʂʰa ʔnə-nʰʂʰa.
3SG pork NEG-eat

他不吃猪肉。

b. ʔkʰwə ʔpʰaʔ ʂʰa ʔnʰʂʰa ʔmə-tʰü.
3SG pork eat NEG-ACP

他没有吃猪肉。

c. ʔkʰwə ʔpʰaʔ ʂʰa ʔka-nʰʂʰa.
3SG pork NEG-eat

他不会吃猪肉吧。(直译：他哪吃猪肉)

对比以上例句可见，例(5c)和(6c)的主语不同，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在藏语语法中，此类情况大致来自不同的示证范畴；例(5c)与向自我示证有关，例(6c)则与感官示证有关。而且，这两句同例(5a)和(6a)相似，都表达非完成的情况。

因此，否定前缀 /ka-/ 的简明用法可以定为：参照自己的知识（向自我示证）或自己通过感官认知的知识（感官），对于某种非完成情况表达否定。其主要意义是，描述对象为说话者自身时，否定义变强，如“绝不会”，而描述对象为非自身时，否定义含推测，如“可能不会”。后者表达的实际意义会包括感官推测义，但在形态学上和感官推测示证没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这些意思是无法用原有的两个否定前缀所表达的。

根据上面定义分析 /ka-/ 的话，对于 /ka-/ 不能与判断动词 /reʔ/ 一起使用这一问题，可以提出一个解释。除了判断动词类和存在动词类以外，动词词干本身不带示证表示功能。示证意义一般通过动词前后缀来表达。如上面所描述的，否定前缀 /ka-/ 会与向自我及感官示证结合起来表达出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认知和态度，因此，/ka-/ 和泛言示证无法并用。判断动词 /reʔ/ 是一个词干包含泛言示证义的动词，此类动词和 /ka-/ 就不能一起使用。需要注意，与康巴藏语塔公话、理塘话不同的是，建塘藏语的 /reʔ/ 专门表达泛言示证义，不兼容感官示证义⁸。

⁸ 参见 Suzuki et al. (2021) 的康巴藏语及安多藏语示证系统的对比。

3. /ka-/ 的来历：从疑问词到否定前缀

否定前缀 /ka-/ 在藏语支语言中很少看到，而云南藏语的一部分方言中才使用这一否定形式。根据其语音特征以及其用法，同时参考当地汉语的相应表达，笔者设想 /ka-/ 来自疑问词 /ka:/ “哪里”（用于对处所的询问；藏文形式 gar）。用此词构成一个反问句后，疑问词通过语法化成为动词词干的前缀。

反问句是各个语言都有的表达方式，表面上是疑问句，但其表达意图是句中肯定或否定意义的相反方面 (Ilic 1994)。比如，反问句“哪有？”表达的意思是“哪里都没有”，“谁知道？”表达的意思是“谁都不知道”，“有啥？”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等等。而且，反问句也可以是否定疑问形式，比如，“哪没有？”（意思是“哪里都有”）、“谁不知道？”（意思是“谁都知道”）等⁹。

看吹亚顶话，疑问词 /ka:/ “哪里”现在仍可以用作疑问词，但其语音形式与否定前缀有所不同。疑问词用法的语音形式为 /ka:/，有长元音及独立声调；当其用作否定前缀时则表现为短元音，声调随着动词词干而变化。词源一致的三个词，即藏文形式 'di “这”（吹亚顶话 /ⁿdjə/）、藏文形式 gar “哪”（吹亚顶话 /ka:/, /ka-/）、藏文形式 yod “有”（吹亚顶话 /juʔ/）在构成句子时，通过语音、声调、韵律的变化，能表达三个不同的意义，如例 (7)：

- (7) a. ⁿdjə ka: juʔʔ
 this where EXV.E

这个（东西）在哪里？（语境：指着某个东西的照片问对方）

- b. ⁿdjə ka-juʔ.
 this NEG-EXV.E

（我身边）不会有这样的吧。

- c. ⁿdjə ka: [ka:] juʔ [ju:].
 this where EXV.E

绝不会有这样的。（直译：哪里有这样的）

例 (7a) 是一个要求对方回答的特指问句，三个词有独立的声调。例 (7b) 是一个否定句，使用向自我示证的形式描述有关自己领有的东西的情况。例 (7c) 是个反问句，第二个词和第三个词有特别的重音和语调。可见，吹亚顶话通过不同的语音形式区分特指问句、否定句及反问句。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例 (7b) 的结构不能使用动词的否定形式 (/mĩ/、/nɛʔ/ 以及其他否定前缀)，其余的结构都允许使用

⁹ 反问表达的理论语言学特征方面，参见 Romero (2020)。

动词的否定形式。

吹亚顶话具有多个疑问词，其中 /^hka:/ “哪”才可以较为自由地用为否定词。其他疑问词主要出现在类似例 (7a) 和例 (7c) 之类的疑问句中，甚至会表达轻视等负面情感色彩，如：

- (8) ^htʂʰu? ^hha ʰtʂʰə-kwə.
2SG understand NEG-STEM

你（那样的小孩）什么也不懂。（语境：老年人小看小孩，对他说）

例 (8) 的否定词为 /^htʂʰə-/，来源于疑问词 /^htʂʰə/ “什么”（藏文形式 chi）。此成分是否是前缀有待考证，但出现的位置和 /^hka:/ 一样在动词词干前，并且动词词干不会有单独的声调，而是和 /^htʂʰə-/ 一起构成一个词声调（仅有下降）。加之，双音节动词 /^hha ʰkwə/ “懂”（藏文形式 ha go）带宾语时，其会出现在第一个音节 /^hha/ 之前，并不是第二个音节 /^hkwə/ 之前。出现在第二个音节前意味着 /^htʂʰə-/ 是个动词的前缀，但此成分使用频率很低，与 /^hka:/ 的情况不同。

疑问词 /^hka:/ 的语法化很有可能形态、句法、语音、语用各方面的因素，下面逐个探讨。

形态学方面，藏语否定形式的一个特点是般具有两种形态，如在吹亚顶话的 /^hnə-/ 和 /^hmə-/，分别与藏文 mi（古藏文 myi）和 ma 对应。这两个否定形式的功能差异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分别表达对非完成体和完成体及命令式的否定（但仍有争议；参见 Zeisler 2004: 297–299, 344–346）。藏语的表达对示证范畴特别敏感，因此，某种土话中否定形式和示证范畴的表达方法和历史发展存在互动关联，因此，与指定的示证范畴有关的否定前缀的产生是很自然的演变方向。然而，这一设想难以通过对共时状态的描写来证明。

句法方面，可以说如果某个语素发展成动词前缀的话，则必须出现动词词干之前。在吹亚顶话（以及建塘藏语）的实际句子结构中，语法格角色的疑问词（/^hsʰw/ “谁”、/^htʂʰə/ “什么”等）会出现在句子开头位置。在日常对话里，说话人不经常说动词，疑问词可以单独成句，表达充分而完善的意义。反之，非语法格角色的疑问词（/^hka:/ “哪里”、/^hkə ʒe?/ “多少”等）只能出现在句子中间，主要是动词前面，说话人也经常在对话中说出动词词干。实际上，动词前缀的位置是后者——疑问词才会占据的。

从吹亚顶话的实际特征来讲，某一个语素作为动词前缀，那么必须为单音节，并与动词词干一起构成一个声调范围。非语法格角色的疑问词中，/^hka:/ “哪里”就是单音节词（一些土话中的 /^hnɔ̃/ “何时”也是）。是否与动词词干形成一个声调范围是可选的，要么形成，要么独立。因此，可以说，与动词词干形成一个声调范围时才可以认为该语素已发展成前缀。有条件时，前缀会引起动词词干声母的音变，此类变化也是有了前缀的身份之后才会引发。

语用学方面，反问结构跨语言普遍地，常用于表达否定的言外之意，其中就能看到促进 /ka:/ “哪里” 变成否定词的实际动机。在藏语，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反问结构是原来就存在的。因此，反问结构发展成一般的否定句的可能性必然是有的。其发展过程叫做语法化，就是指实词（疑问词）变成虚词（词缀）。然而，类型学上此类变化的案例很少报道，Croft (1991)、Miestamo (2007)、Hansen & Visconti (2014) 等综合研究没有提到此方向的变化¹⁰。已报道的语法化过程体现为以下方向：疑问词成为不定代词 (Heine & Kuteva 2002)、不定代词成为否定词 (古汉语；王力 2014: 156–157)。

如果上述语法化的解释能够成立的话，就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藏语支语言中的吹亚顶话等建塘藏语土话（及其相邻地区的一些土话）才有这个现象。因为，语序、格标记等方面的基本语法特征在藏语各个口语中差异不是很大，所以不能忽视建塘藏语中疑问词发展为否定前缀的特殊。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作为来源的疑问词有多少音节。作为前缀，单音节是个必要条件。疑问词 /ka:/ “(在) 哪里” 是单音节。而且使用疑问词 “(在) 哪里” /ka:/ 或类似的单音节疑问词的土话主要分布在康南地区，即云南和四川甘孜、西藏昌都的南部。这个分布与使用否定词 /ka-/ 的地区恰好吻合¹¹。

动词前缀必须是单音节这一形态限制也适用于方向前缀。藏语动词之前可以加表示方向的一些词，例如：yar la / ya ra / yar “(向) 上”，mar la / ma ra / mar “(向) 下”，phar la / pha ra / phar “(向) 外”，tshur la / tshu ra / tshur “(向) 里” 等（藏文形式）。其中，各例的第一个形式为表示方向的副词（即书面语形式），第二个是第一个形式的口语表达形式，第三个具有动词的“方向前缀”功能。本来是两个音节的词变成单音节后才可以成为前缀。康南地区的藏语土话大致都具有这些方向前缀¹²。

康南的很多藏语土话都使用类似例 (4) 的反问句，使用“哪有”来表达“没有”，其使用的影响力在如例 (1) 的藏 - 汉混杂的表达中也能看到。此外，还有一个固定寒暄语，如例 (9)。该寒暄语是“谢谢”的回复。

- (9) ʔka-^hka [ʔka:-^hka]
NEG-tired
不客气。(原义：哪累)

其藏文形式为 gar dka’，这句话在康南的广大方言点都能听到。鉴于寒暄语的韵律特色，第一音节常有重音，第二音节却不带独立声调。因此，例 (9) 已经不是反问，而是否定。

¹⁰ 但是安多藏语中有类似的否定形式，参见 Tsering Samdrup & Suzuki (2019: 251)。

¹¹ 对于具体分布范围，参见 Suzuki & Lozong Lhamo (2020: 293)。

¹² 对于方向前缀的用法，参见铃木 (2020)。

一方面，建塘地区的汉语使用反问句来表达带有感情色彩的否定是常见现象。如例(2c)所示，汉语也有类似的表达。从使用频率的角度，可以推测的是，汉语的表达习惯会影响到藏语。对此看法，有两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方面是支持互相影响的意见。藏、汉双语的年轻人的语言运用中应该会体现出更多的由两种语言的互相干扰而促发的接触语法化(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sation)现象(Heine & Kuteva 2003)。而且建塘藏语区的汉语使用率比其他地方更高。加之，分布在建塘藏语区的汉藏混合语“希里布(Selibu)”(亦称水磨房话；周洋 2018 及周洋、铃木博之 2020)也使用否定前缀 /ka-/。另一方面是不支持互相影响的意见。在乡村地区，有一些老年人是藏语单语者，他们也经常使用否定前缀 /ka-/。据此情况，我们又很难将 /ka-/ 的功能演化和汉语的“哪”联系起来。

根据上面的讨论，汉语的“哪”和藏语的 /ka-/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否定的是，各种语言中已有的反问结构通过语言接触影响，提高了其使用频率，而建塘藏语的 /ka-/ 几乎已经完成了从疑问词到否定前缀的语法化过程。

4. 结语

本文描述了云南藏语的否定前缀 /ka-/ 的用法，并讨论了其语法化过程。/ka-/ 来源于藏文疑问词 gar 的对应形式，按云南藏语的语音、形态、句法特征，可判定 /ka-/ 语法化为了动词的前缀，其基本用法为“向自我示证及感官示证”的否定。本文又指出该语法化现象很有可能受到了迪庆汉语常使用反问形式表达否定意图的影响。

疑问词发展为动词前缀是类型学上罕见的语法化现象，其机制还需要从跨语言视角的探讨，也需要针对建塘藏语发展演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附录：云南藏语的分类 (Suzuki 2018: 13 的中文翻译)

- | | | |
|-----------|-----------|---------|
| 1 香格里拉方言群 | 2 得荣德钦方言群 | 3 乡城方言群 |
| a 建塘组 | a 云岭山脉西部组 | a 东旺组 |
| b 云岭山脉东部组 | b 奔子栏组 | |
| c 维西塔城组 | c 羊拉组 | |
| d 翁上组 | d 丙中洛组 | |
| e 浪都组 | e 巴拉组 | |

标注

1	第一人称	EXV	存在动词
2	第二人称	NEG	否定前缀
3	第三人称	SG	单数
ACP	达成体	STEM	多音节动词的词干
E	向自我		

参考文献

[中文]

王力 (Wang, Li)

2014 《汉语语法史》北京：中华书局。

周洋 (Zhou, Yang)

2018 云南水磨房话的格标记及其来源。《方言》2018年第3期：357-369页。

周洋 (Zhou, Yang)、鈴木博之 (Suzuki, Hiroyuki)

2020 水磨房话体范畴的混合特征。《民族语文》2020年第4期：43-56页。URI: <http://www.mzyw.net.cn/Magazine/Show?id=75666>

[日文]

鈴木博之 (Suzuki, Hiroyuki)

2014a カムチベット語小中甸・吹亞頂 [Choswateng] 方言の文法スケッチ。千田俊太郎・伊藤雄馬編『地球研言語記述論集』6: 1-40頁。URI: <http://id.nii.ac.jp/1422/00000860/>

2014b カムチベット語香格里拉県小中甸郷吹亞頂 [Choswateng] 方言の音声分析と語彙：rGyalthang 下位方言群における方言差異に関する考察を添え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39.1: 45-122頁。doi: <http://doi.org/10.15021/00003815>

2020 カムチベット語察瓦龍 [Tshawarong] 方言の音声記述と語彙。『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15：印刷中。

[英文]

Croft, William

1991 The evolution of neg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1): 1-27.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0012391>

Hansen, Maj-Britt Mosegaard and Jacqueline Visconti (eds.)

2014 *The diachrony of neg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 <https://doi.org/10.1075/slcs.160>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s* 27(3): 529-572. doi: <https://doi.org/10.1075/sl.27.3.04hei>

Ilie, Cornelia

1994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Pragmatic study of English rhetorical questions as discursive and argumentative act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Miestamo, Matti

- 2007 Negation—an overview of typological researc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5: 552–570. doi: <https://doi.org/10.1111/j.1749-818X.2007.00026.x>

de Nebesky-Wojkowitz, René

- 1956 *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 's-Gravenhage: Mouton.

Romero, Maribel

- 2020 Form and function of negative, tag,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Viviane Déprez & M. Teresa Espin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neg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28pp. doi: <http://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8830528.013.8>

Suzuki, Hiroyuki (鈴木博之)

- 2018 *100 Linguistic Maps of the Swadesh Word List of Tibetic Languages from Yunnan*. Fuch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URI: https://publication.aa-ken.jp/sag_mono3_tibet_yunnan_2018.pdf

Suzuki, Hiroyuki (鈴木博之) and Lozong Lhamo (拉茸拉木)

- 2020 'Where' as a negative marker in Khams Tibetan: A geolinguistic approach towards a grammaticalisation process. Yoshiyuki Asahi (ed.) *Proceedings of Methods XVI: Papers from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hods in Dialectology, 2017*. Berlin: Peter Lang. 289–296. doi: <https://doi.org/10.3726/b17102>
- 2021 /ka-/ negative prefix of Choswateng Tibetan of Khams (Shangri-La, Yunn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4, in press.

Suzuki, Hiroyuki (鈴木博之), Sonam Wangmo (四郎翁姆) and Tsering Samdrup (才让三周)

- 2021 A contrastive approach to the evidential system in Tibetic languages: Examining five varieties from Khams and Amdo. *Gengo Kenkyu*.

Tournadre, Nicolas

- 2014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Thomas Owen-Smith & Nathan W. Hill (eds.)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05–129.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310832.105>
- 2017 A typological sketch of evidential/epistemic categories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Lauren Gawne & Nathan W. Hill (eds.) *Evidential system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95–129.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473742-004>

Tournadre, Nicolas and Hiroyuki Suzuki (鈴木博之)

- 2021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of languages derived from Old Tibet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Xavier Becker and Alain Brucelles for the cartography) Paris: LACITO Publications (CNRS).

Tsering Samdrup (才让三周) and Hiroyuki Suzuki (鈴木博之)

- 2019 Humilifics in Mabzhi pastoralist speech of Amdo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42.2: 222–259. doi: <http://doi.org/10.1075/ltba.17008.sam>

Zeisler, Bettina

-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Berlin: De Gruyter. doi: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908183>